

## 诗情画意

众所周知,恢宏的俄罗斯诗歌史有两个光耀天宇的伟大时代,即俄罗斯诗歌的双子星座——黄金时代与白银时代。

黄金时代对我的诗歌创作具有“启蒙式”教育的人物,当属被誉为“俄罗斯文学之父”的普希金。他的《致大海》是我读到的第一首外国诗歌。而群星灿烂的白银时代,除了茨维塔耶娃、阿赫玛托娃等,对我影响最大的则是那个来自俄罗斯梁赞省乡野的伟大诗人谢尔盖·叶赛宁——他那抒情的直抵人类灵魂的诗篇与浪漫又悲伤的人生故事;他那曲卷的栗色头发与忧郁的眼睛,至今在我心头荡漾——我曾经到他长眠的墓地拜谒过,献上中国诗人的鲜花,我曾经到他自杀的旅馆寻访过,在他离开人世的房间前久久伫立,寻找他不散的诗魂,表达一种跨越地理与时空的特殊悼念。就在今天,我的书柜向阳处,摆放着叶赛宁意气风发的照片。当年我创作《“库尔斯克号”挽歌》的午夜,叶赛宁与巴伦支海底118位不幸遇难的水手一起,总是浮现在我的眼前,透过茫茫海水无望地望着我,让我悲痛不已,彻夜走笔。

我要告诉叶赛宁——在中国不仅是我,还有数不清的诗人与读者喜欢你,喜欢你天才的抒情诗歌。你不仅仅是俄罗斯“最后一位乡村诗人”,也是中国最后的乡村诗人;高尔基当年倾听你朗诵自己的诗《狗之歌》后,动情地说——叶赛宁与其说是一个人,是一个诗人,不如说是大自然为抒写自己而诞生的一个细胞。

大自然的每个细胞都属于人类,叶赛宁当然也属于人类,在人类精神宝库中永远闪烁人性光芒。

在中国文学史上,最早把叶赛宁介绍到中国的是鲁迅先生。记得这位中国文坛的硬骨头战士,当初把“叶赛宁”翻译成“叶遂宁”,听上去也很亲切。之后,历经几代翻译家的努力,中国读者连续读到了叶赛宁的《白桦》《狗之歌》《写给母亲的信》《莫斯科酒馆之音》《冬天的夜晚》等不朽佳作。

关于叶赛宁,给我启迪最大的除了一首首抒情忧郁的美丽诗章,还有他那与生俱来从骨子里散发出的诗人气质。诗歌是没有国界的,

## 往事如风

## 红色古岷

□崔 政 高楠楠 陈书胜

位于平度市古岷镇的姜家胡同是一条红色胡同,更是一条充满传奇色彩的胡同。20世纪40年代,这里发生的系列事件曾和胶东革命息息相关。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十二军就是1949年3月20日在平度市古岷镇姜家胡同建军的,建军之后由古岷出发去解放青岛和即墨。

平度市古岷镇具有3000多年的历史,在西周时期就是莱国的棠邑,时至公元前567年齐灵公灭莱国后,这里就成为齐国的陪都。著名的田单大摆火牛阵战胜燕军的古战场,就位于平度古岷境内。秦朝时期秦始皇在全国一共建立了36个郡,这里为胶东郡。在西汉时期这里曾是胶东国国都,前后共有八王六侯一相在此治统统治过……

在三十二军建军之前,解放战争已进入关键阶段,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和平津战役相继结束,国民党军队大部主力被歼,山东省除青岛、即墨和长山列岛被国民党军盘踞外,其余

## 风的故事

朋友老韩约我去赶集。多年没赶过集了,记得几十年前曾去过李村集。那时候还小,都是跟着大人去的。在台东乘坐三路公交车,票价两毛多,当时算是“大钱”了。一路颠簸,差不多要跑一个小时才能到达李村。记忆犹新,三路车是那种空间比较狭窄的,前面有个“半塌鼻子”的公交车,好像不是国产品牌,起码也是仿制的。木椅子,车身感觉也是木质的。车窗不大,坐在里面很闷,直到下了车才会感到浑身舒服些。

李村集当时对青岛市区的居民来说,是个比较重要的集市。想买点市场上看不到或供应量不足的商品,就要到李村集去寻找。像小公鸡、老母鸡、黄米、小米,今天看来司空见惯的“滋补品”,当年一是要凭票供应,一是在菜店,副食品根本就买不到。而去李村集,不出意外一般情况下都会心想事成。所以,那年月说起去李村赶集,往往让人激动而兴奋。

老韩说这次咱不去李村,去泊里。

哦哦,泊里当然知道。这些年名气大振,媒体上多次宣传,闭眼也能说出几句;泊里大集是青岛西海岸泊里镇的一个乡土气息浓郁的集市,具有300多年历史,十三年前被列为青岛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青岛市规模最大的集市之一,产品极为丰富,年交易额三亿多元。

老韩听罢笑言:打住打住,眼见为实。

天空的霞光刚露出一抹红润,按约定便起身奔向地铁站。

从青岛市区到西海岸的泊里镇,乘地铁最方便。上车时发现已经没有空座了,老韩悄声说,应该都是去泊里大集的。老韩的判断有依

## 我与叶赛宁

□毛秀璞

在中国如叶赛宁一样拥有“乡村背景”也可说成是“农业背景”的优秀诗人比比皆是,有许多中国优秀诗人出生于农村,在乡野的怀抱长大,然后因学业优秀来到大城市读书,随着学识增长和天赋而走上写诗道路。也如叶赛宁当年一样,因为这种“农业背景”的回望,使他们的诗每每带有浓郁的田园风格,给中国诗坛带来一股股清新的田野气息。这些来自农村的优秀诗人在我主编的中俄文对照《中国当代诗选》与《中俄新时代诗选》中都有所展现。当中最典型的当数天才诗人海子。无论活着还是死去,身前与身后,海子的生平与叶赛宁有着惊人的相似。

海子像叶赛宁一样热爱乡村,思念母亲,一生都在讴歌母亲,直到生命最后。这位天才诗人出生于中国安徽一个偏远乡村,自小与田野、庄稼以及乡村的一切融化在一起。他凭着今天的才华,十五岁考入中国最高学府——北京大学,如叶赛宁当年一样,从偏僻故乡来到繁华的都市求学。在海子求学期间,自小生活的“农业背景”使他产生了强烈的创作愿望,那是一种近似自我爆炸式的疯狂写作。几年时间写了《太阳三部曲》皇皇巨著,以及上千首天才的动人心魄的抒情诗,最高产时一夜写三四首。其中有越来越被人们诵读传颂的著名诗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海子最后终于因这种自我爆炸式的创作,以及如叶赛宁一样纠缠难言的爱情经历,“爆破”了自己。只是叶赛宁选择在莫斯科一家旅馆房间自缢,而海子选择了在中国山海关一条火车慢行道卧轨……

叶赛宁去世时32岁,海子25岁。

两个因诗而生的生命过早地离开人间,两颗大自然为抒写自己而诞生的细胞,终于在诗的天空相会,犹如宇宙银河两颗不熄的星斗。

在叶赛宁众多诗歌中,我最喜欢他写母亲的诗。从前辈翻译家顾蕴璞先生翻译的《写给母亲的信》:你无恙吧,我的老妈妈?/我也平安。祝福你安康!/愿你的小屋上空常漾起/炒不可言的黄昏的光亮……我依旧是温柔如当年,/心里只怀着一个愿望:/尽快从我不安的惦念,/回到我们低矮的小房。/我要要回去,等盼

来春光,/咱白色的花园枝丫绽放,/只是你別像八年前似的,/黎明时分就唤醒我起床……

在动荡的年代,在进退维谷的困境,在寂寥的酒馆最孤独最无望时,叶赛宁首先想到的是远在故乡的母亲,忍不住要用一首首诗向母亲诉说。

叶赛宁的“母亲情结”不由让我想到了自己。我15岁当兵,一年之内失去了父母亲,对于一位成长中的少年,是塌天的灾难。尤其是母亲,她走的时候才48岁,满头的黑发。那缕缕闪着阳光的黑发已经演变成诗的意向,至今缠绕着我。但我当时是一名专业舞蹈演员,快乐的本职工作不允许我哭,只能在音乐与舞蹈中让泪水流进心田。这也是上帝与诗神在造就我——掠走我的母爱,只能把伟大母爱在诗歌里宣泄!

是的,我与叶赛宁同样热爱并留恋着母亲与乡村。

我虽不像叶赛宁出生农村,但我与他一样深深留恋并且用诗歌反复讴歌那片养育过父母亲的温暖乡土。

那是一座名叫即墨的古城,那里有一条河,名叫大沽河,河畔有两个村庄,一个是父亲诞生的黄戈庄,一个是养育了母亲的大吕戈庄。记得从7岁开始,我就跟随母亲一起回农村老家,当时从青岛回老家不像现在,小轿车不到一小时便可到达,而是乘坐曾经拉过战马的“马笼子火车”,其实那火车比马还慢,且遇站必停。我就是在那辆慢行的火车上第一次认识了田野、林带、村庄、金色麦地。也是在这返乡途中,我第一次见到母亲流泪——记得那是个颠簸的夜晚,月光从窄小车窗射进来,照着拥挤的人群,照着母亲的脸,和她眼睛两汪泪光……很久很久之后我才知道,那是归心似箭的母亲在思念她的母亲。

我在一首诗里写下——

每到暑假

母亲就让我到乡下去

到田野,到沙岭,到溪水

到外祖母絮絮叨叨的小屋里去

从此我与乡村的小屋、火炕、风箱、炊烟、溪水、牛羊、枣树、沙岭、河里的小鱼与蛤蜊结下了

深厚情缘。

当然还有那些亲切的乡亲——那些说着乡音,扬着笑脸,亲切质朴的老老少少。如今乡音不改但乡情变了——熟悉的乡亲——离世,到村后墓地睡觉去了。装修一致的村子变得冷冷清清,如同我诗里所说——

倚墙晒太阳的人

越来越少

村后墓地的坟茔

越来越多

在这种心境重读叶赛宁抒写乡村的诗歌,会觉得格外亲切。

我的乡村与叶赛宁的乡村同样是地球最温馨乡村,因为它们同样被诗歌浸润过。

我想向天上的叶赛宁问一句,我们还能重返热恋的乡村吗?

从前,当在喧嚣的城市感到孤独迷茫时,可以回到乡下与亲人倾诉,温暖的火炕会给你最亲切的慰藉,但今天一切都变了。母亲出生的小屋门上挂了铜锁,院子里与母亲同龄的老枣树也枯萎了。唐代诗人杜甫当年回到故乡喟叹“访旧半为鬼”,而如今是“访旧全为鬼”。

我们已经失去了梦中的归宿。

此刻我听到了叶赛宁天上的回音:到我们抒写乡村的诗歌里去寻找故乡吧,那里的田野依然金黄葱绿,那里的空气依然清新,那里永远有伟大的母爱在等待着我们去紧紧拥抱!

是的,只有在我们曾经写下的诗歌里,才能重新返回美丽故乡!

中俄是两个诗歌大国,需要源源不断的互译互介。让一代代国人知道普希金与叶赛宁们,同时也让更多热爱诗歌的俄罗斯读者知道包括海子、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中国诗人!

像叶赛宁与海子这般选择离世的方式是令人扼腕痛息的。关于这个话题,我想起前苏联作家拉斯普京长篇小说的标题《活下去,并且要记住》,是的,必须活着,好好地活下去。生存境遇再难也要坚强地生存。古人云:身体发肤受于父母。这世界还有许多诗的火种需要诗人去采摘,去传播,去燃烧,人类生活永远离不开诗歌。



■水彩画《涅瓦大街》 窦凤至

## 赶集记

□王 湊

据,不少人手里都攥着各种购物袋,还有的人身边放着便携式购物车,不是去赶集,大清早带着这些“行头”做啥?

地铁飞快,但从市里跑过来,也要几十分钟。下了车走不一会儿,就听到附近有汽车的喇叭声,叫卖的吆喝声,还有孩子欢快的叫喊声。顺着声音向前看,视线里尽是人流,五颜六色的各式衣服在移动,像是一个偌大舞台,正上演着热闹非凡的生活大剧。甭说,演员是“赶集者”,道具是各种摊位,布景是蓝天白云和大地。

“快来看啊,小老虎”。随着孩子清脆的声音望去,一排摆着各种粘人的摊位映入眼帘。摊位后面站着一位六十多岁的男人,只见他熟练地揉着泥,先是搓成圆球状,然后又把另一块粘土滚成条状,再轻轻压扁,接着剪刀、竹签一起上,很快一只栩栩如生泥老虎出现在摊位上。孩子正高兴地扑上前,摊主却轻轻挡住,又用黑色粘土捏出个“王”字,利落地贴在老虎头上。此时不光孩子兴奋地叫了起来,周围看热闹的大人也纷纷鼓掌,一片叫好。

集市历来是手艺人展示“才艺”的平台,一代又一代不知来往过多少身怀绝技的手艺人。他们用工精湛而独特的传统手艺,让人们惊叹和感慨,从而更加印证了“高手在民间”的不争事实。泊里大集上不乏这样的高手,在他们巧夺天工的神奇操作下,草编、泥塑、蔬菜、蔗糖、水果,刹那间变得千姿百态,花样迭出,惹得众人特别是孩子们的欢叫声一阵阵地响起,无形中让泊里大集的魅力大增。

“来一碗‘馍锅子’”,老韩学着当地人的腔调朝着摊主喊道。吃,是集市的一大特色。泊里大集“地方”美食颇多,有的平日里吃不到,特

别是住在市里的人更没那么多机会。于是赶集的同时会捎着让舌尖幸福一番。

“馍锅子”是泊里一带百姓的大众食物,据考证起源于明朝时期,经过几百年的传承,特别是多次荣登中央电视台后,如今成了名副其实的“网红”美食。来泊里大集若没吃上一碗热乎乎的“馍锅子”,就等于没来过。说起来“馍锅子”的做工并不复杂,有点像“羊肉泡馍”,把洗好的羊肉、羊头、羊骨、羊下水,一齐放到铁锅里煮,一直煮到肉烂汤稠,再放上葱花、香菜及调料,那滋味确实别具一格。许多人就好这一口,甚至有人专门跑到大集上,就为了吃一碗“馍锅子”。

吃罢了“馍锅子”,继续逛。泊里大集真的“大”,160多亩地,3000多个摊位,20多个区域。有布市、鞋袜市、玩具市、书画市、杂货市、食品市、肉市、蔬菜市、海鲜市、干货市、五金市、农具市、木材市等。有人戏言,去泊里大集,想到的东西一定有,想不到的也会有。而且每个集市都有自己的故事,每个品种也都有各自的特色。逛一天也逛不完,只能挑喜欢的。

老韩看中了一款“席子”,红红的色彩,不同的花纹图案,纹理清晰,光滑柔软,一看就是好东西。

见老韩一个劲地抚摸,摊主道,这是“红席”,泊里的特产。高粱秸劈成篾子,一点点编织成的。高粱都是自家种的,没有任何污染。放心买吧。

老韩点点头,说东西是好东西,就是有点贵。摊主说,红席有两千年历史了,工艺非常复杂,一张席子需要两个人干整整九天才完成,真的不容易。听摊主这么一说,老韩似乎也不

好意思再还价了,抬头看看我,那眼神是让我表态。我说喜欢就拿走吧,红红火火象征吉祥,有个好兆头,也别在乎那点钱了。

我还是喜欢看有些文化意味的产品。集市上有专门的书画摊位,虽不是年节,但年画、春联、剪纸、书法、灯笼、中国结,还是摆得琳琅满目。现在的喜事好事多,用的自然也多,所以生意一直很红火。

一个书法摊前围着一群人,正在对地上的“临池”品头论足。摊主有些得意地说,写得好吧?读过私塾的功夫就是深,不服不行。这是我舅家爷爷写的,老人家解放前读过私塾,现在八十多岁了,还能泼墨挥毫。喜欢的就拿走,钱多钱少无所谓,看在功夫上,给个良心价。

“临池”内容虽平淡无奇并无新意,但笔酣墨饱,畅快,笔势雄健有力,令人眼亮,怪不得惹得不少人围观。几个人分别出手买下,一边笑容满面连连称好,一边跟周围的人逐字逐句鉴赏。再看摊主,早乐得拢不上嘴了。

看着这热火的场面,老韩有些感叹地说,现在集市不光多了,生意还一个劲地火爆,与过去相比真是一个天一个地啊!我说,那肯定了,看看现在是什么时代不就一清二楚了吗?

转眼太阳西落了,手里也大包小包拎得快撑不住了。踏上返回市里的地铁。此时再看车里那些满载而归的“赶集者”,个个喜上眉梢,笑语不断。这情这景,真像一幅温馨美好的生活图画。我想,这幅画肯定不光泊里有,西海岸有,青岛有,全国成百上千的城市、乡镇甚至村落都会有。因为这是人们生活的乐园,城乡的互补,和谐的写照,更是幸福的展现。



风物小雅

## 在海洋里打捞童话

□杨春贤

我出生在海滨城市青岛,从小就赤着脚丫,挽着裤腿,隔三岔五地提着小桶,跟在爸爸身旁,沐浴着温暖的阳光,享受着海风的吹拂,在海边捉小鱼、小虾、小螃蟹等长大。大海给我带来无限的快乐,我对大海有着难以拒绝的依恋,那金色的童年、美好的时光、幸福的回忆,是我最深沉、最浓郁的乡愁。

长大后,我开始创作童话,大海仿佛融入了我的血脉,给我带来灵感,赋予我智慧,我不由自主地将目光投向儿时陪我长大的那些小伙伴,诸如小鱼、小虾、小螃蟹、海星等,他们活灵活现地跳着、舞着、笑着,于是,我兴致盎然地撒开创作的大网,纵情地在海洋里打捞童话。

1984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一本童话集《喧闹的海洋》,再版时,扉页上出人意外地写着:“本书入选《世界儿童文学名著大典》”,此后,该书又被载入《中国童话史》。令我出乎意料的是,不久,我在新华书店选购了一本刚上架的新书《童话辞典》,当我打开该书翻阅时,《喧闹的海洋》居然也被收入其中。

1988年,海洋出版社出版了我的第二本童话集《喧闹的海洋之二》,编辑对我说,之所以谓之“第二”,是我们看好你的作品,期待你“之三、之四、之五……”地不断写下去,我有些愕然,担心人家这片心意自己承受不起。不曾想,再版时扉页上写着“本书荣获第三届全国优秀图书奖”。这又给予了我很大的鞭策和鼓励。1993年,我应邀参加全国童话名家邀请赛,没想到获得了“金翅奖”。此后,我又陆续出版了几本童话集,受到社会和小读者们的欢迎,出版社不断地再版加印,我由衷地感谢孩子们对它们的喜爱。

人生的意义在于跋涉。走过千山万水,仍需跋山涉水。四十年后,我依旧童心未泯,创作出版了这本《在海洋里打捞童话》,希望能伴随着孩子们一起成长。

我曾写过一篇童话故事:《聪明的海龟》,已记不清发表在什么地方了,也不知怎么辗转入选了小学语文课外阅读教材。

有一年,上小学四年级的小外孙璐璐放学回来,好奇地问我:“姥爷,您写没写过一篇名为《聪明的海龟》的童话?”

“可能写过吧,我记不清了。”我说。

“我们课外阅读课本上有您写的这篇童话。”璐璐天真地看着我。

“是吗?”我有些将信将疑。璐璐从书包里翻出一本书,打开《聪明的海龟》这篇课文。我接过书来一看,果然是我的童话作品,书的封面上写着:《小学语文课外阅读》第8册(四年级下学期用)。那一刹那,我感到了一种责任,却又有些惭愧,我已经很久没写童话了。当翻到版权页时,我发现这已是迟到的消息了,原来截至2012年5月,该书已是第5版第16次印刷了。

眼下,从海洋里打捞出的这些金灿灿、亮闪闪、光怪陆离、令人爱不释手的童话故事,是我献给孩子们们的礼物。

孩子们富有好奇心、想象力和求知欲,喜欢探究奥秘,幻想着去游历奇异的童话世界。我愿用手中的笔,为孩子们描绘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最美的画卷。当然,不是每一次努力都会有收获,但每一次收获都必须努力。我将义无反顾地闯进鲜花盛开的童话百花园,张开双臂去为孩子们采摘最美的那一朵。